

古板  
三國志  
演義  
十

石崎文庫

923廿-3

1-10



新刻改訂通俗演義三國志傳

十



新刊改訂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卷之十

趙雲看錦囊救主

宮女進曰：皇叔休慌，夫人自幼好觀武事，常執劍為樂。玄德曰：此非夫人所觀，吾甚心寒，可與暫去。宮女稟夫人曰：房中排軍器，嬌容不安望，且去之。夫人笑曰：持刀半世，尚惧兵器乎？令侍妾去之。當夜玄德以其言密語與夫人取歡，以金帛散與侍妾，以買其心。先令孫乾回荆州報喜，自此連日飲酒，因太十分敬愛玄德，孫權差人往柴桑，以書報周瑜言：我母主事將妹聘嫁劉備，不思弄假成真，此事還道如何？周瑜覩書大驚，坐卧不安，心思一計，遂脩書回見孫權。

周瑜頓首百拜上書於主君座下，昨與蓋謀荆州，不想弗如心願，既已弄假成真，必須以凶為吉。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張熊虎之將，更兼諸葛用謀，必不久屈人下，可軟困劉備於吳中，盛築宮室，以喪心志，多具美女，翫好以娛耳目，使方開關張之情，隔斷諸葛之契，使各置一方，然後以兵攻之，大事可定。若縱放而去，此則君臣聚合，言定計行，恐蛟龍得雨，終非池中物，願乞思之。

孫權看書示張昭，昭曰：公瑾之謀正合吾意。劉備微末奔走天下，未嘗富貴，今享高







夫人成親

堂大厦令彼享用疎遠諸葛關張各生怨望而散荆州不戰自得若縱劉備歸北終是吳之大患主公可從公瑾之計而速行之孫權即日脩整東府廣栽花木器用什物極其美麗請妹居之又贈女樂數十人并金玉錦綉玩好之物交玄德受用玄德果被色迷不想荆州不思諸葛之語中周瑜之計趙雲典五百軍在東府無事只去城上演弓走馬子龍自思三個錦囊與我交我 到南徐開一個住到年終開一個臨到危急無路開三個可保主公回歸今歲將終主公恁色並不見面且拆開二個錦囊看見其意即時入府見玄德侍婢報曰趙將軍有緊要事玄德喚入問其故子龙曰主公深居華堂不想荆州今早孔明使人來報曹操起兵五十萬殺奔荆州甚急要報赤壁之恨請主公便回玄德曰待我告知夫人子龍曰若與夫人說知必不與主公去不如休說今晚便回遲則誤事玄德曰你暫退我有道理雲故意催并數番而

出玄德入見孫夫人暗垂淚夫人說至何故煩惱玄德曰念備一身飄流異鄉生不能待奉二親死不能祭祀宗祖乃不孝人也今歲在此使備怏怏不已孫夫人曰你休瞞我我知子龍報你荆州危急你欲還鄉故推此意玄德跪曰夫人既知備安敢欺瞞欲不去荆州有失使天下人怨備欲去難捨夫人曰此下淚夫人曰我已嫁汝汝去我願隨之玄德曰恐令堂令兄不容夫人去可憐劉備暫時辭別若備死戰於沙場夫人再不隨於豪傑則備雖九泉之下感恩不淺也夫人曰皇叔何出不利之語玄德曰公子登進不醉即飽壯士臨陣不死帶傷赴敵之人豈敢保耶言訖下淚夫人曰我哀告國太放我二人同去玄德曰縱然國太肯時吳侯必然阻當夫人曰我用一計明日元旦拜賀權說你要去江邊祭祖如國太肯時我同你走回備曰若如此則備生死難忘切勿泄漏備密喚子龍分付來日你先引軍出城官道待候吾推江邊祭祖與夫人同走子龍曰主公不可誤軍師之計建安十五年正月初一吳侯大會文武慶新年玄德與夫人先來拜因太并嫂嫂說夫主想冰郡父母日夜感傷不已今欲往江邊望北遥祭告母親知之國太曰此是孝道汝不失姑舅之理可同玄德祭之孫夫人拜辭上車就晚同玄德引數十騎與子龍出南徐而去當



日孫權大醉左右扶入後堂文武皆散次日五更孫權聽知走了玄德急喚文武商  
諒張昭曰走了玄德必生禍亂急可追捉孫權差陳武潘璋引五百軍不分星夜趕  
上拿回二將領命去了權深恨玄德與妹私歸將坐椅砍為粉碎程晉曰主公雖有  
冲天之忿陳武潘璋必捉此人不回郡主好覩武事嚴毅剛正衆將皆惧郡主心順  
劉備有意同去追將見之誰敢下手權大怒執劍即喚蔣欽周泰聽令汝二人將這  
口劍去取吾妹并劉備頭乘違者斬將欽周泰點一千軍隨後趕來玄德加鞭來到  
柴桑界望見追兵至子龍曰主公勿憂速行吾頭擋之丁奉徐盛領軍攔路喝曰玄  
德下馬吾奉周都督將令伺候多時諛得玄德舉手無措問子龍曰前有截兵後有  
追將進退兩難子龍曰主公勿憂軍師分付三條妙計皆在錦囊之中一個已拆並  
皆應驗更有二囊在此隨即開看憂憂作喜其計甚妙

### 諸葛亮二氣周瑜

玄德忙問子龍取出錦囊交玄德看了玄德急告孫夫人曰備有心腹之言至此今  
當實訴夫人曰皇叔有言勿得隱匿玄德曰昔日汝兄與周瑜同謀將夫人招嫁劉  
備脫名爲由乃欲幽囚備而奪荆州必殺劉備若死夫人將何歸手是以夫人爲香

餌而釣備上不惧死而來蓋知夫人有男子胸襟必怜憐於備也爲知汝兄又欲殺  
害故托荆州有難而求歸討實難捨於夫人也蒙夫人不棄果與同行至此汝兄又  
令人在后追趕周瑜又使人於前面攔截非夫人不解此危如夫人不允備即死  
於車前以報夫人之德夫人怒曰吾兄不以我爲骨肉我有何面目再見今日之危  
吾當自解喝衆人推車直出捲起車幃喝徐盛丁奉曰汝二人欲造反耶二將跪下  
馬跪曰安敢造反吾奉都督將令侍候玄德夫人怒曰周瑜匹夫好不無禮東吳不  
曾虧負于汝玄德是大漢皇叔我親丈夫又非反國之賊我对母親哥哥說知回荆  
州又非私回你兩個於山僻攔截意欲劫我夫妻財物徐丁二將連聲不敢請夫人  
息怒不干小將事是都督號令夫人曰你怕周瑜殺你偏我殺不得你快回見周瑜  
說知我夫妻回荆州于你甚事哥上吳侯尚且怕我何況周瑜也二將自思我等本  
是臣下之臣如何敢對郡主言語又見趙雲怒色只得把軍喝開與玄德過去十餘  
里背後陳武潘璋趕到徐盛將夫人言語說一遍陳武潘璋曰你放差了我奉吳侯  
尊旨特來追捉他四將合兵一處趕來玄德對夫人曰後回追兵又到夫人曰丈夫先  
行我和子龍擋住后路玄德縱馬望北岸而走子龍立于前車側將士擺開四將至





面見夫人叉手而立夫人曰陳武潘璋來此何幹二將曰奉  
 主公命請夫人與玄德同回夫人唱曰都是這夥匹夫同謀  
 我兄妹不睦我嫁玄德奉母懿旨令我夫妻回去誰敢阻當  
 便是哥上自來也將礼意相待你四人倚仗實威特來害我  
 罵得四人無語各自思他萬幸是兄妹更有國太做主吳侯  
 是大孝之人怎違母言只是我等不是不如做個人情軍中  
 又不見玄德只見子龍怒目睜眉曰此四將連聲而退徐盛  
 曰我四人不如同去稟明都督又見蔣欽周泰趕到曰你等  
 不捉劉備各言夫人發語之事欽曰吳侯封劍在此先殺他  
 妹違者立斬奉曰劉備去遠同去飛報都督令水路快船去  
 趕我四人岸上追襲但見便殺休听夫人之語丁奉徐盛飛  
 馬來報周瑜將欽周泰陳武潘璋沿江趕來玄德離柴桑遠  
 江正行之間後兵追趕漸近玄德嘆曰連日奔走人困馬乏  
 是又死到臨頭也

在江邊子龍鞭指曰天幸有船在此何不速下玄德忙下馬奔上船孔明大笑接入  
 曰主公且喜亮等候多時船中扮作客人都是荆州水軍一齊開船四將趕到孔明  
 笑曰吾等多時汝回傳示周瑜休使美人局岸上亂箭射來船開已遠順風而去周  
 瑜親自部領黃蓋韓當趕上孔明交船返岸棄船上岸軍馬登路周瑜見了  
 令水軍一齊登岸趕至黃州界口望見前西一聲鼓自關羽殺出周瑜見有準備勒  
 回馬走背後雲長趕來左手黃忠殺出右手魏延殺出殺得吳兵大敗折水軍甚  
 多周瑜等各急上船孔明教軍士罵曰周郎計高天下陪了夫人又折軍周瑜听  
 知大怒令軍登岸决一死戰黃蓋韓當力阻瑜思有何面目去見吳侯大叫一聲箭  
 瘡迸裂一時不醒人事倒于船艖將救醒而歸

曹操大宴銅雀臺

衆將救周瑜回柴桑蔣欽等回南徐報知吳侯大怒令程普為都督起兵取荆州周  
 瑜有書達吳侯興兵雪恨張昭諫曰不可目今曹操欲報赤壁之仇只恐孫劉同心  
 未敢興兵今日一時之忿自相吞併操必起兵伐吳家國危矣顧雍曰許都豈無細  
 作若知孫劉不和操必結勾劉備同攻江東何日得安也不若使人赴許昌表劉備



為荊州牧使操懼法必不加兵於東吳矣然後暗使心腹之人使曹劉不和方可伐之權曰誰可為使願雍言前任太守華歆乃曹操平生心腹者可遣為使以行間謀之計操必無疑權大喜即時寫表差華歆赴許昌密囑以間諜操離荊州心中歆報赤壁之仇建安十五年銅雀臺城操宴會文武於鄴郡百官表賀操令武官各試弓箭使人即將西川紅錦袍一領掛在楊柳樹上名將設一箭鏖百步為界武官分為兩隊曹氏宗族穿紅將士穿綠各帶弓箭立馬听候操曰如有射中紅心者將錦袍賞之不中者罰水一盞曹操房姪曹休驟馬持弓一箭正中紅心金鼓齊鳴操喜曰吾家千里駒也左右却欲取袍賞之綠袍隊中文聘出曰丞相錦袍也合賜與外人先爭宗族中不宜挽越衆皆曰且看文聘射之一箭正中紅心金鼓齊鳴聘曰快取紅袍來與我曹洪出曰小將軍先射汝何奪之看我與你兩個鮮箭各滿離弓一箭也中紅心衆皆喝采却欲箭袍綠袍隊中張郃曰你三射中紅心豈足為奇看我飛馬番身背射一箭也中紅心西技箭齊射中紅心張郃曰番身背射合得此袍言未畢綠袍隊中夏侯淵出曰汝番身背射不足為奇看吾奪錦袍也飛馬到界口紐回身一箭射中紅心四箭當中主馬曰此箭可奪錦袍也綠袍隊中徐晃曰留下曹曰子血德大



錦袍還我汝在紅心何足為奇我自吾單取紅袍拈弓搭箭徑往柳條射之一箭射斷柳條錦心隊下徐晃飛馬取袍披在身上往來馳驟對臺上若曰謝丞相袍衆皆大驚却挽勒馬要回許褚飛馬大叫曰你将錦袍那里去我正來與徐晃奪袍兩個揪住曹操急使人解開那領錦袍扯得粉碎操令二人上臺徐晃睨眉怒目許褚切齒咬牙皆有忿恨之意操笑曰孤試汝等勇耳何惜一錦袍乎便令各賜蜀錦一疋與諸將依次宴樂文官武將輪次把盞操大喜武將騎射為樂汝文官皆飽學之士登此高臺何不進佳章以記一時之勝乎文官曰願從鈞命諫議大夫王朗曰小臣不才願獻銅雀臺詩一首曰

宴銅雀臺

銅雀高臺壯帝畿 水明山秀倍光輝 三千劍佩從黃道 百萬貔貅衛紫宸 風動綉簾金鳳舞 雲生碧瓦玉龍飛 君臣慶會休辭醉 携得天香滿袖歸



操覽大喜取玉爵賜酒賞之朗拜謝就坐御史中丞鍾繇曰老臣亦賀小詩敢進上乎操曰願聞佳章詩曰

銅雀樓高接上天 凝眸窺遍舊山川 欄杆滂曲留明月 窓戶玲瓏納紫烟

漢王歌風空擊筑 楚王戲馬慢加鞭 主公盛德齊堯舜 願樂昇平萬七年

操覽畢笑曰二公之詩過獎大甚操思二人以帝王尊吾言太過也重賞鍾繇對眾

文武曰孤身本庸才始舉孝廉即立微名於世後值天下大亂欲以病歸鄉里乃築

小舍於譙東五十里欲秋夏讀書春秋射獵為二十年之計待天下清平方出仕耳

然不主如意朝廷徵孤為典軍校尉其意專為國家討賊立功死後得題墓道曰漢

故征西將軍曹孟之墓使不辱於祖宗此其志也而遭董卓之難興兵破黃巾討袁

紹破袁術梟其三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不

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見孤強盛任重權高安相付度言孤有篡位之心此言大

亂道也每欲委兵權歸國嘆無人可任此職孤一旦求清靜之名必延禍於國家是

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且孤安有篡國之心諸文武必得知吾心也眾皆拜曰誰

便寫吾獨步於高臺兮俯仰萬里之山河這兩句有旁若無人之志意忽報兗使

華歆表奏劉備為荊州牧孫權以妹嫁之漢上九郡大半歸劉備操知大驚落筆于

地程昱曰主公於百萬軍中矢石交攻之際未嘗心怯今聞劉備得荊州何失驚耶

操曰劉備人中之龍平生未嘗得水今得荊州是困龍入于江海孤安得不動心哉

程昱曰孫權本忌劉備欲兵攻之但恐丞相乘虛攻吳故使安劉備之心以絕丞相

之望某有一計使劉吳自相吞併丞相於中取事

諸葛亮三氣周瑜

程昱曰東吳倚仗者周瑜丞相就表封周瑜為南郡太守程普為江夏太守留華歆

在朝重用瑜必自與劉備為仇敵矣乘其相併大事可成操曰然當曰華歆上堂重

加賞賜封大理少卿即頒誥命加瑜總領南郡太守程普為江夏太守操回許昌使

命至吳周瑜領南郡太守更思向日之恨何如加封遂上疏令魯肅去取荊州孫權

喚肅曰當初汝保荊州玄德是我妹夫只管遷延不還等待何時肅曰文書寫得了

西川便還權叱曰只說取西川到今又不動兵肅辭權下船往荊州玄德與孔明在

荊州忽報子敬到玄德問孔明曰子敬此來何意孔明曰昨者孫權表主公為荊州

太守



此是懼操之計操封周瑜為南郡太守是令孫劉自相吞併他於中取事今肅此來是周瑜受太守之職要來取荆州之計玄德曰如何抵對孔明曰子敬若提起荆州主公放声大哭哭到悲切亮出解說計會已定遠接魯肅禮畢坐定肅曰皇叔東吳女婿便是肅王人如何敢坐玄德曰休如此譙讓只念舊交肅坐於其側肅曰吳侯之命專為荆州一事而來自借多時未蒙見還今既做成親眷合宜付還玄德聞之掩面大哭肅驚曰皇叔何故如此玄德哭声不絕孔明從屏風後出口曰子敬知我主哭甚緣故肅曰其實不知孔明曰我主借荆州候得西川便還仔細想來益州劉璋却是我主人兄弟皆是漢朝骨肉若興兵取他城池又恐被人唾罵若不取西川還了荆州何處安身不還荆州恐有吳侯事實兩難曰此慟哭肅勸皇叔且休煩惱我與孔明商議孔明曰相煩子敬回見吳侯勿惜一言之勞將此情由懇告尊親再借幾時肅曰倘吳侯不從若何孔明曰吳侯既以親妹嫁與皇叔安得不從魯肅寬仁大量之人見玄德哀痛只得應允拜辭下船回見周瑜訴說前事瑜曰中諸葛之計當初劉備待劉表常有吞併之意何況益州劉璋以此推調吾有一計使諸葛不出吾向書中再托子敬到荆州對劉備說說然吳侯妹與皇叔結姻便是一家你若不

忍去取西川我東吳起兵去取西川以為粧資你把荆州交還東吳肅曰西川迢迢取之非易都督此計莫非不可瑜笑曰你道我真去取西川以此為名實取荆州交他不做準備東吳軍去取西川若過荆州備必然勞軍到問他索錢糧兵至城下一鼓平收雪吾之恨以解足下之禍也肅謝拜投荆州來孔明謂玄德曰子敬此來未見吳侯只到柴桑見周瑜商量定計又來說話只看我點頭便當允迎接肅入肅曰某回見吳侯把皇叔言及意重明吳侯甚是稱讚皇叔仁德遂與列將商議起兵替皇叔去取西川却換荆州想念親愛之故助此以為嫁資吾軍經過却望应付錢糧孔明听了點頭曰難得吳侯好心玄德拱手謝曰此皆子敬之功稱謝不盡孔明曰惟吳侯即日即當遠上賞勞肅暗喜自回玄德問孔明此是何意孔明大笑周郎死日近矣這等計策瞞不過小兒如何瞞得我此是假途滅虢計盡兵取西川實取荆州只等主公出城勞軍就勢殺入城中主公只等周瑜兵到他若不死有九分无氣喚子龙依計而行玄德大喜暗地準備靜軒詩曰

周瑜決策取荆州

諸葛先知第一籌

指望長江香餌穩

不知暗裡釣魚鈞

肅回見周瑜說玄德孔明歡喜準備出城勞軍瑜笑曰中吾計也便交魯肅稟吳侯





氣周

差程普引軍接應瑜差甘寧為先鋒自典丁奉徐盛為接應  
呂蒙為後隊起兵五萬望荆州進發至夏口軍報皇叔

糜竺來見都督周瑜問糜竺曰主公皆准備了但錢糧陸續  
起運瑜問皇叔何在糜竺曰在荆州城外等候瑜曰命汝為

家事勞軍之禮休得輕慢糜竺先回戰船布為江上依次而  
進看比至公安並不見一人又无入接周瑜到荆州十餘里

哨探軍回報荆州城上插兩面白旗並不想人影周瑜令其  
寧徐盛等徑到荆州城邊不見動靜吳軍大叫周都督在此

忽一声梆子响白旗倒処兩把紅旗便起城上軍士一齊都  
盜起刀鎗敵樓上趙雲曰都督此行端的取出川否瑜曰吾

替汝主取西川何相罔也子龙曰軍師已知都督假途滅虢  
之計留趙雲在此吾主皇叔安忍絕义而取西川端的取蜀

吾当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周瑜聞知勒回馬走軍士報  
曰孔明四路兵馬一齊殺出關羽從江陵殺來張飛從弟歸

殺來黃忠從公安殺來魏延從零陵殺來喊声遠近振百餘里俱言要捉都督瑜大  
叫一声箭鎗復裂墜于馬下左右急救回船此孔明三氣周瑜

諸葛亮吊喪周瑜

人報玄德孔明在前山上飲酒取樂周瑜大怒咬牙切恨曰你道我取不得西川吾  
誓取之軍士報吳侯追弟孫瑜來接入告訴前事孫瑜曰吾奉兄命催都督取西川  
周瑜令前軍先行到巴丘人報上流刘封関平截住水路周瑜大怒忽報孔明追人  
晉書至周瑜拆開視書曰

漢軍師諸葛亮致書于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亮自柴桑一别至今不忘厚德開  
足下欲取西川亮以為必不可也益州民地險刻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欲暴師  
而遠征之轉運千里欲收全功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今操雖有  
无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或有愚人見操失利于赤壁謂其无復有遠伐之志豈  
知天下三分操已得其二逆料其意將欲歇馬于蒼海觀兵于吳会安肯坐守中  
原而老主師乎今足下與師遠征非長計也倘操乘虛一至江東危矣不忍坐視  
謹此告知乞垂昭鑑



周瑜看畢長嘆一聲喚左右取紙筆作書上達吳侯乃聚車將曰周瑜非不忠于  
國家奈何天命絕矣汝等善事吳侯共成大事說罷氣絕徐公又歎仰天長嘆曰既  
生瑜何生亮連說數聲而亡年三十六歲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初二日史官詩曰

慷慨知音律 風流有紀綱 氣能吞吳國 力欲振吳疆 白玉築天柱  
黃金架海梁 三日誇俊傑 四海識周郎

後宋史詩云

赤壁追踪跡 青春有政聲 胸襟如管仲 風味似陳平 魯竭三千斛  
能軀十萬兵 巴江天命及 誰不痛傷情

後有詩曰

赤壁功成一陣勞 威名實可鎮荆曹 蛟龍不是池中物 三復周郎遠慮高

周郎死于巴丘車將追書報吳侯哭絕于地魯肅等勸方止折開周郎追書現有方  
知是薦魯肅代瑜任引兵書曰

瑜伏楮泣血頓首拜致書于主公麾下切念瑜以凡才蒙授以討逆之任委以腹  
心統馭兵馬忽遇暴疾日加重危嘆人生世長短由命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

孔明祭畢流淚滿面哀慟三軍皆自吾曰人言公瑾與孔明不和現此祭奠之情人  
皆虛言也孔翼伏棺而哭魯肅自思非孔明之過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因此大敬  
孔明後人詩曰

卧屯南陽睡未醒 又添別曜下舒城 蒼天既已生公瑾 塵世何須出孔明

一幅祭文追往事 三杯醇酒訴交情 從此霸業歸先主 猶自吞吳志不平

孔明辭魯肅下船只見龐統一手扯住孔明笑曰汝氣周郎却來吊喪此是明欺東

吳無人批劍欲殺孔明背後魯肅止曰孔明以禮至此不可害之龐統掩面笑曰吾

亦戲之遂相歡樂肅自回練典孔明在船中各訴心腹之事孔明乃留書一紙與統

曰吾料吳侯必不重用足下稍不如意可來荆州共扶皇叔寬仁愛人吾不負足下

平生所事統喏其言而別孔明自回荆州魯肅并諸將送回周瑜靈柩至蕪湖吳侯

接見哭祭于前親自掛孝哀慟不已左右曰周公瑾有二男一女長男循次男徹孫

權以女嫁之瑜之女配世子孫登後葬瑜于本鄉吳侯並諸將說起周瑜无不下淚

權曰周郎身死吾股肱廢矣安能復與大事肅曰某碌庸才承公瑾之重薦其矣

不堪所職今袁陰屍統見府下願薦以助主公此人上通天文下曉地理謀略不減



於管仲樞机可配乎孫吳公瑾多用其言諸葛深伏其智主公必當重用孫權聞之  
大喜便差人請入統見權札畢權見其人形古怪不喜問統曰汝平生所享何書統  
曰不必拘執隨机应变權曰汝之孝比公瑾若何統曰某之所享比公瑾大不相同  
權見統有輕瑜之意不悅乃對統曰汝權且退待有用汝却來取汝統長嘆而  
出魯肅曰主公如何不用權曰此狂士也用之何益肅曰赤壁鏖兵之時此人曾獻  
連環計成第一功也何謂无益權曰彼時曹操自欲釘船非此人之力也吾誓不之  
之史官詩曰

君臣好合是前緣 不遇交人意倏然 堪嘆鳳雛何命薄 功名未遂喪西川

張飛來陽薦死統

魯肅出典統曰非吾不薦足下爭奈吳侯不能用人也公且柰心統低頭長嘆不吾  
肅曰公莫非无意于吳中公抱國濟之才何愁功名不就統曰吾故去投曹肅曰明  
珠投暗何不往荆州投皇叔必然重用統曰矣欲如此肅曰某代作書薦之公在刘  
使兩家无相攻擊同力破曹統曰此亦平生之志也乃求肅書往荆州投皇叔此時  
孔明按察四郡未回門吏傳報江南統特來相投玄德曰聞名久矣使交請入統

不復本教命矣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刘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定始  
朝廷盱食之秋至尊垂憐之日也諸將士中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之  
任倘以所言可採瑜死不朽矣

孫權覽畢哭曰公瑾有王佐之才天忽短命孤何賴哉臨危獨保魯肅孤何有不往  
即交魯肅為都督令發回靈柩孤當接于半路孔明夜觀星象見將星於空中墜地  
乃知周瑜死告知玄德玄德問孔明曰周瑜既死代瑜者何人孔明曰代瑜任必魯  
肅也亮夜視大象見將星聚於東方亮以吊喪為名就尋美士助做主公二者按視  
四郡令招軍馬玄德曰但恐東吳將士加害先生孔明曰周瑜在日尚且不惧况今  
已死何愁其下乎乃與子龙引兵五百且礼物下船來此周瑜吊喪人報孫權已令  
魯肅了兵權扶柩回柴桑孔明至柴桑人報肅曰皇叔使孔明來吊喪肅請孔明入  
見礼畢周瑜部將皆欲殺之見子龙帶劍相隨不敢下手孔明交搬祭礼設于靈前  
親自奠酒讀祭文曰

維大洪建安十五年冬十二月南阴諸葛亮謹以庶羞清酌之奠致祭於大都督  
公瑾周府君之靈柩前



諸葛亮哭



周公瑾靈

嗚呼公瑾不幸夫亡脩短故天人非不傷我君寔定醉酒  
 一觴君其有靈享我蒸嘗吊君初孝以友伯符尚義踈財  
 讓舍以居吊君弱冠際會夙雲定建霸業割據江南吊君  
 壯立遠鎮柴桑景升懷慮討虜无憂吊君守度佳配小喬  
 淑相之婿不愧當朝吊君氣稜主不納美始不垂翅終能  
 奮翼吊君翻陰將幹葉悅俯皆納舌事立終濟吊君宏才  
 文武籌畧遐迹小子心寒膽落昭君凜也公獨諤也火攻  
 破敵挽強為弱想君當年雄姿英發哭君早逝俯地流血  
 忠義之心英雄之氣命終三紀名垂万世哀君情切愁腹  
 千結催我肝膽悲无斷絕昊天昏愴三軍慘然主既哀泣  
 更皆淚漣亮也不才勉斷本末助君拒曹斬蒯安劉禱廟  
 為援首尾相倚若在若存何慮何憂嗚呼公瑾生死永別  
 朴守其員寔也寂滅君如有靈以盜我心從此天下再无  
 知音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且玄德長揖不拜玄德見統鄙陋心中不喜問統曰足下此來何為統曰聞皇叔招  
 賢納士故來相投玄德曰荆楚稍定並無閑職今有衡州來陽缺一縣宰公且任之  
 如後有缺當重用之龐統思玄德待我何薄必以才學動之見孔明不在遂勉強辭  
 行統到任不理錢糧詞訟終日飲酒有人告知玄德言龐統及糜縣事玄德曰腐儒  
 安敢亂吾法度令張飛到荆州諸縣巡視如有不公不法者便就究問恐有不明處  
 即交孫乾同理飛與軋來至來陽百姓出廟迎接不見縣令飛問曰縣令何在同僚  
 曰龐縣令到任至今縣中之事並不理會終日飲酒今日宿酒未醒飛怒欲擒之孫  
 軋曰士元乃高名之士未可輕視如果得理治罪未晚飛軋入縣坐定喚縣令統衣  
 冠不整來醉而出飛怒曰吾兄以汝作縣宰何敢盡廢縣事統笑曰將軍以吾廢縣  
 公事何難决断將軍請坐談安得不理也量百里小縣公事何難將軍請坐少刻看  
 某斧落即喚公使將百餘日公務一旦决断吏皆紛然將卷上堂曲直明白並無羞  
 錯民皆感德半日之間畫省剖决擲筆于地曰难断之事在曹操孫權吾觀來陽縣  
 何足介意飛慌謝曰先生大才小輩安知吾當兄處竭力奉保統將出告肅所薦之  
 書與張飛上曰先生初見吾兄何不將出統曰吾恐不信飛與軋曰真大賢也辭統



回荆州將軍書見玄德細說統才去玄德驚曰吾一時之失士元非百里之才如以相貌取人恐負斯人所幸亦負吾之所舉誠可惜哉惟明公裁之玄德看畢忽報孔明回玄德接入孔明問曰龐軍師近來无恙玄德曰今治來陽大庾縣事正欲問罪孔明曰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之學勝吾十倍前日亮有書在士元處曾相問否玄德曰今日方見子敬所薦書若非吾弟所言險失賢人也即令張飛往來陽請龐統到荆州玄德接入將出孔明薦書豈鳳雛到日可宜重用玄德方悟曰昔日司馬德操之言徐庶之語即就鳳雛二人得一可安天下今日吾二人皆在漢室可與拜龐統為副軍師中即將軍士報知曹操言劉備又得龐統為謀士招軍買馬積草屯糧結連東吳不日吳兵破北矣荀攸曰不必動京師之兵可差人往西涼州宜馬騰領兵南征操然之差人去宣馬騰奉詔帶次子馬休馬鐵兄子馬岱全家老小赴許昌留長子馬超守邊馬騰到京先謁曹操次日荀攸封馬騰為偏將軍馬休為奉軍都督馬鐵馬岱為都尉領關西軍馬收伏劉備孫權騰謝恩畢獻帝宣騰入內殿共論舊日功臣帝密謂騰曰卿知汝先祖乎騰曰臣祖汝波將軍名列青史深荷聖朝大恩臣豈不知帝曰卿能效祖力輔漢室以誅反賊乎騰曰臣領聖旨討反

張



飛薦龐統

賊劉備帝曰劉備漢室宗親非反朕也反朕者曹操也且晚必矣朕位所降詔旨皆非朕意卿思先祖何不與朕言之騰含淚曰臣昔奉衣帶詔與國舅同謀殺賊不幸事泄非無此心力不及耳帝曰朕畏操度日如年今操付卿兵權何不就此謀之切莫泄漏騰曰臣願以全家報陛下欣然領命而出與三子商議各有報國之心勿報曹操催督起軍又遣待郎黃奎為行軍參謀騰請李諫論出兵之策二人共飲酒至半酣曰吾父黃琬死于李傕郭汜之謀吾常誓願要誅國賊今不想又被反賊之所制實不忍也騰曰昔秦謀以誰為反賊奎曰欺君罔上以正為邪乃賊也騰止之曰耳目較近休得亂言奎又曰吾祖乃漢代名將今從賊而討皇叔何面目見天下之人騰曰宗文真實也奎乃嚼指為誓騰以心腹告之奎與商議檄關西兵到請曹操點視統點軍處殺之約誓以定黃奎回家恨氣不收意欲吞操其妻問之皆不肯言其



妾春香與弟苗澤私通欲得春香百般无計當日春香對苗澤曰苗侍郎今日商議軍情事回意實懷恨不知為誰澤曰汝可以言挑之人皆說皇叔仁德曹操奸雄何助邪而害正也探他所謀何事是夜黃奎果到春香房內以言挑問奎乘醉曰你乃婦人尚自知礼何況我乎吾欲殺曹操也春香密告苗澤澤報知曹操忽一日關西軍到許田馬騰黃奎並入相府操喝左右拿下騰曰何罪操曰吾保汝為將父子受封何故反害吾也喚苗澤出証其事黃奎无一言可对但只低首嘆氣睜目咬牙馬騰大罵黃奎齋儒悖我大事吾兩番欲誅馬賊不幸泄漏蒼天欲滅炎漢操令將馬騰黃奎皆誅之馬騰并二子對面受刑關西軍將莫不哀憐馬岱走脫操欲用苗澤澤不願重賞只求李春香為妻操笑曰汝為一婦人害了姐夫全家留此不義之人何用亦斬之靜軒詩曰

苗澤曰私害忠臣 春香未得反傷身 老天何故容奸寵 累次謀誅化你塵

忽報劉備調練軍馬收拾器械去取西川操驚曰若劉備取西川則羽翼成矣將何以畜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計使劉備孫權死于江南兩川皆歸丞相矣

馬超與兵取潼關

原問陳群何計群曰劉備孫權結為唇齒若劉備取西川丞相可親督上將令肥之衆運取江南孫權必求救於劉備上意在西川又无心救孫權上力乏勢窮則江東之地先為丞相若得江東荆州一鼓可得劉備進退无路西川又屬丞相操曰長文之言正合朕意即起大軍五十万選下江南先令合肥淮備糧草細作報知吳侯集衆商議張昭曰昔日子敬舟玄德有恩其言又從更甚是吳佳婿可差人往子敬處令發書過荆州使玄德同力拒曹何足慮也權依計而行魯肅發書與玄德求救玄德看書中之意留使於館舍差人於南郡請孔明商議孔明回見玄德看書果用動江南之兵不須勞荆州之甲回書於魯肅交他高枕无憂吳使拜回但有曹兵犯禁刻備自有退兵之策玄德問孔明退操之計孔明曰操平生所惧者西凉州之兵近操要戒馬騰全家其子馬超在西凉又恨曹操主公可作一書結托馬超與兵入關操馬有下江南之意玄德大喜即令孔明脩書差人往西凉州來馬超得一夢上見身臨雪地群虎來咬驚死心疑聚甲入寨將佐侯選程欽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揚秋等八寨軍馬共計二十万自有六万餘兵俱各會集說明豪爭龐德對曰雪地遇虎不祥之兆莫非老將軍在許昌主有難之事忽見馬岱哭拜于地曰叔父與



黃待郎同謀曹操不期爭世被斬于市馬岱踰牆走脫馬超聞言哭倒于地衆將扶起忽報荆州皇叔差人送書至超拆封觀書曰

荆州劉備頓首拜書奉征西大將軍麾下伏念漢室不幸而遭逆賊專權竊柄而天下之人無不欲食其肉梟其首也近聞令尊忠義聞於四方被操无辜殺之此本不共天地同日月之仇也為子之道安忍坐視將軍起西涼之兵以除逆操之執備當舉荆州之衆以遏操之威逆操可擒奸党可滅父仇可報漢室可興矣書不書盡言立待回報

馬超看畢即寫回書便歸荆州馬超正要起軍忽報西涼太守韓遂使人來請馬超超往見之遂將出曹操書與超視內云若拿馬超來許昌即封為西涼侯馬超拜伏于地曰請叔父執縛兄弟二人解往許昌免叔父動刀戟之勞韓遂扶起超曰吾與汝父結為兄弟安忍害汝故請汝來觀書你若與兵吾當助汝超拜謝將操使斬之及起大軍二十萬殺奔潼關來長安郡太守鍾繇飛報曹操一面引軍二萬離長安布陣逆敵西涼先鋒馬岱引軍五千與鍾繇相戰繇敗走背後馬超韓遂都到圍住長安城郭來圍緊操來攻打十日不下龐德進計曰長安城內柴水不便今圍十

日軍民必慌不如且收軍依計而行唾手可得馬超曰即令各部兵及退鍾繇攻城上看見軍不退只恐是計令人於西門哨探果然去遠方纔放心軍民出城打柴取水車皆俱軍再來多挑柴水入城往來紛紛不可計數初軍退時也有計較防護三日後大赦出入至第五日人報馬超軍馬又到軍民慌奔入城鍾繇交軍上城守護西門守將鍾進在城頭防護其夜三更城內火起鍾進急來救火城中龐德出叫將鍾進斬了引勇士破開門鎖放軍馬入城占了長安鍾繇從東門奔城而走鍾繇退守潼關飛報曹操上知失了長安喚曹洪徐引軍十萬來潼關如十日內失了關防斬你二人十日外失了關不干你二人事吾統大軍隨後便至二人領命便行操恐曹洪性急誤事遣曹仁押送糧草隨後接應曹洪徐晃到關處鍾繇先回二將堅守不出戰馬超交能言快語軍人來關下把曹洪三代耻罵曹洪大怒提兵下關徐晃諫曰此是馬超要殺將軍來關切不可與戰待丞相兵來必有主張曹洪在關上看時西涼軍都下馬坐在關前草地上罵多困倦大睡曹洪占軍下關徐晃恐怕有失領兵隨後接應西涼軍奔馬超而去曹洪乘勝趕去背後馬岱引兵殺來曹洪抵敵不住殺出重圍與徐晃急奔回關背後馬超龐德截住去路曹洪奔關



馬超與兵



而走龐德直殺過潼關連夜追殺曹洪撞見曹仁軍到救了曹洪等操知失了潼關喚曹洪問曰限你十日如何九日失了洪曰西涼軍无有不罵某等曰見彼兵懈怠乘勢趕殺不知中賊奸計操曰洪年幼徐晃曉事晃曰累諫不從小將軍自己下關不干晃事操大怒要斬洪文武劝免操次日進兵直扣潼關曹仁曰可先下寨然後打關未遲操交軍士砍樹木立起排柵分作三寨左寨曹仁右寨夏侯淵中寨自領大軍次日操與馬超對陣操與超曰汝乃名將子孫何故作反超大罵操欺君罔上罪不容誅又害吾父兄冤不同天挺鎗杀過陣來

馬超渭橋大戰

操背後于禁張郃出敵俱敗走李通出迎被超刺死左右將佐馭超不住被馬超龐德馬岱引百餘騎殺入中軍來捉曹操在亂軍中听得西涼軍大叫穿紅袍的便是曹操上就

馬上脫却紅袍又听得叫大面長鬚的便是操上就馬上將劍割其鬚軍中又報知使人又叫鬚禿者是曹操上即制黃旗帛包頸而走後人詩曰

潼關戰敗望風逃

孟德正然脫戰袍 劍割鬚頭應喪膽 馬超聲價並天高

操正走間背後馬超趕來眾軍認得宜袍銀鎧方声大叫操賊休走飛馬趕來操驚得墜地馬超挺鎗從背搠來操走樹而走馬超一鎗悞搠在肘內急拔鎗出操走五步超縱步趕來却得曹洪敵住一陣曹操曰此走脫背後夏侯淵到馬超方回遂保操回寨曹仁拒定寨柵曰此不曾折軍操入帳嘆曰今日若非曹洪必死於馬超之手重賞之即令軍人深掘壕塹堅守不許出戰超每引兵來寨口大罵操傳令軍固守亂動者斬戰與不戰皆在於我諸公且堅守他自退矣諸將退而言曰丞相自來征戰以勇為先今一敗于馬超何如此之弱也各不知其意細作報來言潼關上今日又添二萬軍乃是羌胡部落澄前來助敵操大喜諸將曰馬超添兵丞相大喜何也操曰待吾勝了却對汝說三日後又報上又添人馬操知大喜置酒作承歡皆暗笑操曰諸公笑我无馬超之謀公等有何良策徐晃曰今丞相大軍在此馬超兵在關上此去河西必无准備可見賊之无謀矣若得一兵暗伏蒲阪津截賊歸路丞



相渡河北擊之兩賊不能相應勢又危矣操喜曰公明之言正合孤意即令徐晃朱  
靈引兵四千徑攻河西且伏小路上待我渡河北同時攻之操令曹洪於蒲阪津安  
排大小船棧留曹仁守寨自領兵渡渭河探報上聞報知馬超韓遂曰今操不攻  
潼關而使人准備船棧欲渡河北必過吾之後吾欲引一軍扣河扼住岸地使操兵  
不得渡不消二十日河東糧草操軍又亂却巡河南而擊之操可擒矣韓遂曰豈不  
聞兵法云兵半渡可擊操兵得渡大半汝却打南岸擊之操又死於河內超使人探  
听曹兵渡河操兵分作三停前渡渭河人馬到河口先發精兵過北岸開創寨柵雜  
兵在中操引護衛中將百餘人披劍坐於南岸看軍渡河忽人報曰白袍將軍到了  
衆皆認得是馬超一湧下船河心爭上渡船操猶坐胡床不動按劍指衆休鬧只听  
得背後萬馬衝突而來船上許諸見勢危急湧身上岸大呼曰賊至矣丞相上船操  
口內猶言賊至何妨回頭看時馬超龐德將近許諸拖操下河邊離江一丈許諸負  
操一躍而上隨行軍士及下水板船衆爭上岸處命許諸掣刀亂砍船傍着船者手  
臂皆折倒于水中水急湍船望下水而流許諸在於稍上忙用木槁撐之操伏于許諸  
脚邊馬超到河邊見船流在岸河取弓搭箭喝令騎將射之矢如雨下許諸恐操

左手舉馬鞍遮蔽操身右手執槍背盪馬超箭不虛發駕船之人皆被射倒其船支  
撐不定許諸欲奮神威將兩腿夾舵一手持槁一手舉鞍遮操史官言此日若无許  
褚曹公又亡詩讚許褚曰

臂挽鞍轡護主身

手持槁

若在江津

若非許褚傾心救

渭南縣令丁裴在南山見馬超追操甚急即將寨內牛馬趕下四軍見後面牛馬過

野爭去取之已得頭匹无心追操上曰此得脫方到北岸諸將知操在河中外雜操

已登岸許褚身披重鎧箭皆射中甲上衆將保操在野營皆拜于地曰不曾犯看貴

軀操笑曰今日幾為小賊所困若非他人縱馬放牛誘賊上又努力渡河矣查問是

誰乃渭南縣官丁裴來見丞相揀喚入謝曰若非公則吾被賊殺矣即令丁裴為點

軍校尉裴曰此賊暫去來日又欲復至須以良策敵之操曰吾已准備喚諸將分頭

邊河起角道為寨脚賊若來時兵陳于外角道內虛立旌旗以為疑兵沿河掘下坑

壘以虛土填蓋河內以兵伏之賊來又陷便可擒矣傳令軍士連夜安挑掘坑壘馬

超見韓遂說幾次捉住曹賊却被一將背負下船不知是誰韓遂曰吾聞曹操帳

前有兩人領虎衛兵一人姓典名鬻手用雙戟重八十斤此人亡了一人許姓名褚人





稱為猛虎有勇性號為虎痴今日救操想是此人如遇切不可輕敵超曰聞名久矣韓遂曰今將渡河我等可速攻之不可與他下寨恐難除矣超曰吾当初要領兵拒住北岸勿令兵渡此为上策悔之晚矣韓遂曰此回錯矣夫姪守寨吾引兵循河去戰操賊超曰吾令龐德跟叔父領兵五万直抵渭河操令諸將于各道二傍誘之龐德先領鉄騎而來人馬俱落陷坑德湧身一跳立于平地自立殺數十人步行殺出重圍韓遂已被圍在垓心龐德遇曹仁部將秦永斬于馬下復殺入救出韓遂從南走背後曹兵趕來馬超兵到殺散曹兵回點將左陷死程欽張橫超與遂商議若延日久操於河北下寨難以退敵不若今夜去劫野營操又走矣遂曰分兵前後相救超為前部龐德馬岱為後應却說操兵屯渭南喚諸將曰今日戰敵賊欺我未立營寨又然來劫營四面埋伏虛具中軍如砲一响四面皆起可擒超矣當夜馬超先使成

宜引三千軍隔六十里哨探成宜不見人馬遂入中軍被伏兵夏侯淵將成宜斬之馬超在後與龐德馬超三路殺來當覆兩軍殺到天明收兵

馬超大戰許褚

馬超移兵屯于渭口曹操兵屯渭河鎖船楫作浮橋三路通接前年曹仁軍馬兩邊夾河立寨伐樹木立柵將粮草穿連以為屏帳人報馬超令軍士各帶火草一把燒粮車馬超轉遠兩岸併力殺到寨前堆積草把放起火操兵棄寨而去粮車浮橋及皆燒毀超大勝截住渭口操未立營心中憂悶荀攸曰可取渭河沙上築起土城可以堅守操發三萬軍挑土築城馬超聞知差龐德馬岱各引五百軍從來冲突更兼沙土不安築起便倒操無計可施九月間天氣暴寒彤雲密布連日不開因此兩軍羅帳探營中納悶忽報有一老丈隱居南岸姓姜名子伯謊夢梅來見丞相操請入以客禮待之子伯曰丞相欲誇渭安營何不乘時而用之操曰沙土之上築城不起先生有何良策以賜教之子伯曰聞丞相用兵如神豈不知天時乎即今連日陰雲布合朔風一起必大凍矣夜靜多驅兵士擔沙潑水比及天明城已就也操大悅拜謝子伯欲留重賞子伯不受而去是夜北風大作操依計而行城牆已完人報馬



趙觀之大驚疑有神助有詩曰

子伯如何輔賊雄 神機妙術立成營 既知天時併人事 何不將身佐漢君  
次日馬超引軍殺進操寨操自出營止有許褚隨後操大呼曰子孟德在此請馬超打  
話超挺鎗而出操曰汝欺吾營寨不成今夜天助吾成何不順時投降不失封侯之  
位超恨操欲前捉之見操背後是許褚乃揚鞭曰聞汝軍中有虎侯將安在操曰吾  
有虎侯許褚豈憚天下草賊超大怒許褚提刀大呼曰吾乃誰耶許褚自視神光威  
風凜凜超惧之而不敢動乃勒馬回營操引許褚回營與諸將曰賊知仲康乃虎侯  
也自此得名後人詩曰

凜凜威風振九州 當年許褚猛如彪 只曰子孟起軍前問 天下從茲播虎侯

褚曰吾求日必擒馬超操曰超亦英勇不可輕敵褚曰誓以死敵令人下戰書虎侯  
單戰馬超上接書大怒曰何敢如此相欺即批來日誓殺虎侯次日超與許戰百合  
不分勝負坐下馬乏各回陣換馬再戰百合不分勝負許褚性起飛馬回陣將盔甲  
盡皆脫去赤身上馬持刀又戰三十合操恐許褚有失交夏侯淵曹洪齊出夾攻羅  
德馬岱挺身出敵許褚左臂中箭簡操兵敗回寨令堅守不出馬超回至渭口謂

遂曰吾見曹將不如許褚首虎侯也操知馬超濟勝密使徐晃與曹洪渡河劫曹營  
去夾攻操於城上望馬超單騎直來寨前來往如飛擲堦登于地曰馬超不死吾無  
葬地矣夏侯淵所知厲聲曰吾寧死於此地必滅馬賊而回即引本部五百人直趕  
出去操止不住操問誰何接應馬超見追兵至乃將前軍作後隊後隊作先鋒一字  
擺開夏侯淵與馬超厮殺超於軍中遙見操撇了淵直取曹操慌回馬而逃忽報  
曹兵已在河西下寨馬超無心戀戰急收軍回與遂商議曰操兵乘虛渡河西吾軍  
前後受敵如之奈何部將李堪請割地求和而邊羅征推過冬一天待來春別作計韓  
遂從之馬超狐疑未決楊秋侯選皆勸便差楊秋往操寨下書割地求和各無侵犯  
操曰汝且回營吾求日使人回報楊秋辭別回營曹洪見操曰丞相主意若何操曰  
卿所見如何謂曰兵不厭詐可偽許之後用間謀之言令韓馬相疑一攻可以成功  
操大喜曰文和之意正合吾心差人送書與馬超與遂謀曰操雖許和奸雄莫  
測倘不准備反受其制超與叔父分論調兵今日叔何曹超向徐晃明日超向操叔  
何徐晃而下授兵以防其詐遂依計而行軍士報知操顧謂曰吾大事濟矣問來  
日是誰合在我遂人答曰韓遂次日引兵左右圍繞獨乘一騎于中央西涼之兵有



不啻識曹公者皆簇觀之皆有惧色操使人過陣對韓遂曰丞相謹請將軍車騎會  
語各不帶刀遂見操無甲無弓亦棄甲匹馬而出二人馬頭相挨各勒轡對語操曰  
將軍效勞幾何遂曰某今四十歲矣操曰往在京師邀時勝景將軍生皆青春不覓  
亦中旬矣安得天下清平共同樂也只把舊事細說二人倍笑而別回寨人報馬超  
超忙問遂曰今日陣前所言何事遂曰只訴旧日京城之事超曰安得不言軍務乎  
遂曰曹公不言吾何言超心懷疑而退

馬超步戰五將

操歸寨曹詡曰此意雖好要使韓馬為仇某有一計令韓馬自相併殺操問計何如  
詡曰馬超一勇之夫不識機密丞相可作一書送與韓遂中間賺脫字樣於後要自  
先塗抹改易然後封令使送與他却用大驚小怪故意與馬超知超必索書看見  
上面緊要處盡皆抹改只疑韓遂超見疑遂自改抹正應單馬會語之疑之則生亂  
却暗牢箠韓遂部下將互相諫諍則馬超可擒夫操依計寫書差精細人送過寨去  
多令從人使超知之下書回人報馬超越疑怪來韓遂處索書看逐把書與超  
看超見書上改抹字樣問遂曰書上如何改了字樣遂曰操原書是來便是如此超

馬超步

曰豈有將軍相送來耶只是怕我知詳細先改抹了吾實不  
信吾與叔父同心破賊汝何背我而向賊乎遂曰汝若不信



戰五將

吾來日在陣前聽操再說話汝陣中突出一鎗刺死便了超  
曰若得如此吾方信也次日韓遂引侯選李堪梁興馬說楊  
秋五將出陣超戒在門旗內遂使入操寨通知請丞相打話  
操恐有失喚曹洪分付裝討而行引數騎出陣與韓遂相見  
曰夜來丞相拜意將軍之言切不可悞說了使回馬超所知  
大怒把鎗便搠五將攔住勸回寨中遂曰資在休疑我無反  
心馬超全然不聽恨怒而去韓遂與五將商議楊秋曰馬超  
常有斯主公之心若依楊秋之言不如暗投曹公名正言順  
他日不失封侯之位遂曰吾與馬騰結契兄弟安忍背之秋  
曰馬騰造反被曹誅戮主公欲為反臣乎遂曰誰可通消息  
秋曰某願往遂即密書差楊秋往操寨見操投降操大喜許  
封韓遂為西涼侯楊秋為西涼太守約定放火為號共謀馬



趙楊秋回見韓遂說知封侯之事遂交後軍積草準備今夜行事遂欲請趙就席  
間殺之巡探軍報馬超言韓遂結連曹操欲謀將軍趙分付龐德馬岱準備斷殺當  
夜有人報五將與韓遂同謀趙忿隨五七人先行交龐德馬岱後應隨入遂寨明燈  
說話聽得楊秋曰事不宜遲來日便行趙拔劍喝曰群賊敢害我也一劍望韓遂刺  
去將左手砍落五將各拔刀奔殺馬超步出帳外揮劍力戰五將七馬翫砍倒四將  
猶賊不退趙又剝倒梁吳二將各自逃生再入遂營韓遂得左右救出帳後火起趙  
急上馬各寨兵皆起龐德馬岱又至互相混戰操軍至前有許褚後有徐晃左右有夏  
侯淵右有曹洪西涼之兵自相併殺趙回頭不見龐德馬岱引五百軍截于渭橋之  
上天時微明西涼步將李堪領軍橋下過趙挺鎗便刺李堪梅鎗而走背後于禁趕  
來射死李堪本是射趙趙听得弦响閃過趙回戰于禁上拍馬走了趙回橋上札住  
曹兵俱至亂箭夾射趙以鎗撥之矢如飛蝗趙兵一半落水而死趙于橋上大叫殺  
入河北軍中從騎皆被截斷趙獨奔走暗箭極多射倒坐下馬趙墜地却得龐德馬  
岱殺出救回望西北而走操知走了馬超令將士星夜赶上生捉者大將軍之職眾  
皆得令去追馬超人困馬乏行不數十里被曹兵趕殺數陣趙回顧時止得三十餘

騎併龐德馬岱望陝西臨洮而去操遣王安定知馬超去遠收兵不追荀彧請操班  
師回許昌傳令眾將歸遂作殘疾之人操交遂于長安歇馬受西涼侯之職楊秋侯  
還皆封列侯今守渭口是時涼州參軍楊阜字義山運來長安見操上問楊阜曰馬  
超有韓信之勇又得危胡心今丞相不除他日養成氣力陝西諸郡非復國家所有  
望丞相且休回兵操曰吾本久留於此柰中原南方未定不可久留君當與吾保守  
操又令韋康為西涼州刺史與阜屯兵冀城以防馬超阜臨辭曰長安必留重兵以  
為後援操曰吾已準備汝但放心阜辭別去眾將問曰賊初投潼關丞相破賊遷延  
日久而後北渡立營固守何也請丞相教之操曰若初到吾便取河東賊必以各寨  
之兵分守諸渡口則河西不能渡也吾故盛兵聚于關前使賊盡南守而西河不準  
備故令徐晃朱靈得渡也吾後引軍北渡連車樹柵為用道築水城款賊知吾弱以  
驕其心使不准備一鼓而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也眾將又問曰  
丞相聞馬超加兵添將則喜何也操曰關中邊遠各依險阻逐一征之非一二年不  
可平服今聚作一處其眾雖多其心不一易為離間也兵多將眾一舉可破也吾故  
喜之眾將謝曰丞相神智非人所及操曰亦賴文武之力宴賞諸軍留夏侯淵屯兵



長安所得降兵分撥各處夏侯淵守高陵張既為京兆尹招諭流蕩民戶復業操喜  
禽既為京兆尹與淵同守長安操班師回朝獻帝排為駕出鄠迎接今操替拜不名  
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行漢相國蕭何之事自此威震中外揚入漢中益動一人乃沛  
國人也姓張名魯字公祺副操劍履上殿漢中百姓于地下掘得一玉印進與張  
魯百姓曰西涼馬騰遭誅馬超新敗曹操威盛必欲來取漢中百姓欲尊師君為漢  
寧王以拒操包西關關諫曰漢川民戶出十餘萬財足兵多四面險固今馬超新敗  
西涼之民奔入漢中者數萬今益州劉璋昏弱不如先取西川四十一州為本然後  
稱王未遲魯大喜遂與弟張衛商議起兵龐參知張魯欲動兵差人報知劉璋也平  
生儒善听得張魯起兵心中大懼與眾商議張松出曰松有一小計使張魯不敢小  
覩於西川

### 張松還難楊修

劉璋問計松曰某聞操掃蕩中原天下無敵矣主公可備進貢之物公往許昌說操  
起兵取漢中則魯不敢望蜀中也璋曰汝自十三年冬去荊州見操甚不相待汝猶  
恨之今何再往松曰曹公在荊州領百萬之眾事如蚊集豈有閑暇待人也今在許

都文武各執事松以利字公悅之曹公必與兵矣璋曰汝試言說曹公之語松曰某說  
馬超有韓信呂布之勇與丞相有殺父之仇今雖暫敗又必報仇今漢中張魯精  
糧足百姓尊之為漢寧王不久必然稱帝侵犯中原所次者惟大將耳若馬超急欲  
報父之仇必聚隴西之兵去投張魯張魯得馬超是虎生翼矣張魯其出丞相何以  
當之不如乘超未投漢中張魯不知誰備舉軍一擊則可滅將此利害之言隨机應  
變往說之事必諧矣今不早整張魯兵動雖蘇張之辯曹公亦不信矣劉璋大喜將  
金珠錦綉為進獻之物即使張松赴許都松暗登四川地當帶使入十騎辭劉璋行  
此時孔明有意當川常使人探听早有人報張松入許都隨即使人入許都探听却  
說張松到了許都詎料中每日去相府伺候未見曹操原來曹操自西都回後使人  
物得志不以天下人為念每日飲宴國政俱在相府商議第三日張松方通得各姓  
左右先要賄賂方得引入操坐于堂松恭拜畢拱立曰汝主近年不進貢何也松  
曰為途路艱難賊寇生發因此難言操叱曰吾以掃淨中原有何賊也松曰南孫權  
北張魯中劉備少者帶中十餘萬眾橫無敵豈為太平操見松人物儼瑣已不喜了  
又聞言語中撞逐乃拂袖而起轉入後堂左右責私曰汝為使命不能趨承大意一



味撞言只是丞相看你遠來之面不見罪責救急回松笑曰吾川中無謔佞人也忽  
塔下楊修喝曰川人不諳佞中原輩嘗謔佞即松知修乃舌辨士有心難之修平生  
有才觀天下士當時見松言語諷相府人邀出府外書院中分賓主而坐修有心將  
言語來難張松遂問曰蜀道崎嶇遠來勞接松曰正公有命豈許方里之勞雖赴湯  
火亦不敢逃修問蜀中地物何如松曰論吾蜀中有劔閣之雄路有錦江之險而井  
里閭則雞犬相聞田肥地茂歲無水旱之憂國富民強時有管弦之樂以此而觀之  
四方則不能及吾蜀中也修又問蜀中人物何如松曰又有相如之賊武有音樂之  
才醫有仲景之能卜有君平之智九流三教出乎其類拔其萃者豈能及數也修又  
問曰方今劉季玉手下似公者能有幾人松曰文武全才智勇足備者動以百數如  
松之輩者車載斗量不可勝計我何足道哉修問曰公居何職松曰濫竽充數別駕之  
任甚不稱職敢問公居朝廷何官修曰是為丞相主簿松曰松聞名公世代簪纓祖  
宗補相何乃不立于廟廊而輔佐天子豈可區區作相府一吏而甘於自下者乎楊  
修聞之面有愧色乃強顏而答曰修雖居下僚丞相委以軍政錢糧之重任早晚必  
蒙丞相之教誨極有進益非願受此小職而甘也松笑曰丞相論文不達孔孟之道

武不達孫吳重務強竇而居大位且足教誨修曰公居邊隅之地安知丞相大才  
呼左右於厨內取書一卷以示張松從頭尾通覽一次共三十六篇皆用兵之法  
看畢問曰公以此書為何等書修曰丞相所作號為德新書松大笑曰公以松為  
士木何相欺也修曰吾以新書示公何得為戲松曰此書蜀中小子亦能誦之何  
為新書乃是戰國無名民所作丞相盜竊以為己能正好滿足下豈瞞得我脩曰  
丞相密書難以刊板尚未傳世你言蜀中小童何相欺也松曰公如不信吾暗誦  
之脩曰願聞一遍松將新書從頭至尾朗誦一遍並無差訛楊修聽畢大駭一聲  
即下拜張松後人有詩讚曰

古怪形容易 清高禮貌疎 語傾三峽水 目視十行書 膽量包西蜀  
文華貫大虛 千經并萬典 一覽更無餘

楊脩與松大笑脩曰公且暫居館客脩再面丞相令公面君松謝而退脩入見操  
曰適來丞相何慢獨使操曰張松容貌怪異語言不遜吾故慢之脩曰若容貌取  
人恐失天下之士丞相尚容一稱衡今何不納張松操曰稱衡又華播於當今吾  
故不忍殺之松有何能脩曰適來丞相所作新書畧觀一遍便能暗記稱言此書



戰國無名氏所作蜀中小兒亦能誦之脩未信松朗誦如瓶瀉水此世之罕有操  
令破後燒之脩曰此人從蜀中來可使面君交他見吾大國象操曰彼不知吾  
兵法來日西教場點軍汝引來見吾調兵脩至次日與張松同到西教場觀操點  
虎衛雄兵五萬布陣於教場中整頓有法松斜目視之操問張松曰汝見此英雄  
人物否松曰吾蜀中人未曾見此但以仁義定天下操正色視之張松全無懼怯  
操又與松曰吾觀天下鼠輩如蒼芥耳大兵到處戰無不克攻無不取順吾生逆  
吾死吾能令人榮達亦能使人滅族汝知之乎松曰素知也操曰汝既知吾用兵  
何不畏服松曰丞相昔日濮陽攻呂布宛城征張綉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割  
鬚棄袍于瀟關此皆無敵於天下操怒曰豎儒怎敢數吾短處唱令斬之楊脩諫  
曰松雖可斬奈從逆道而來入首殺之恐傷秦漢之心知者為此人口不遜不知  
者為丞相嫌礼物之輕故斬來使操從之荀彧亦諫操令玃捧打出松歸館舍收  
拾回川自思吾本欲歎州郡誰想操如此慢我且我來時與劉璋誘大口今  
快上空回必被蜀中令笑吾聞玄德仁義播於四方不克去若其人如何自有主  
見至郢川界口忽見新雲引五百軍相迎問曰來者莫非蜀別駕乎松答曰是也

### 張松趙雲



### 驛館相叙

雲聲喏曰趙雲何候已多時松問曰將軍莫非常山趙子龍乎雲曰然也奉主公劉皇叔將令請大夫遠涉路途勞苦特命趙雲在此護送大夫即程言罷軍士捧過酒食來趙雲跪而進之松自思曰人言劉皇叔愛客果如此不比那曹操傲慢於人遂與子龍飲了數盃上馬同行來到荆州地面是日天晚來到館舍見兩邊百餘人拱手侍立鳴鑼擊鼓相迎關羽于馬前施禮曰奉主公劉皇叔命為大夫遠涉風塵特遣關某迎掃庭而接大夫以待宿歇松下馬與雲長同入館舍早以安排酒禮相待雲喪子龍再三謙讓而後方坐殷勤相勸飲至更深宿了一宵次早早膳畢上馬行不數十里遠劉皇叔同卧龍鳳雛遙見張松早先下馬相尋亦各下馬相見劉玄德曰久聞大夫高名如雷灌耳恨雲山迢迢不得親近右左而聽教聞知大夫今在許都回程專此相接倘蒙不棄同到荆州



暫留車從片時以叙渴仰之恩未知大夫肯否張松聞說大喜即上馬與玄德同到荊州玄德設宴管待坐間只說閑話並不提起西川一事無非動問劉璋安否併問川中人物何如松一應答之張松心意只等劉玄德開言問及川中軍事然後說之劉玄德與孔明並不提起此一節事張松見不動問及乃先言曰今皇叔守荆襄遠有統郡孔明便曰荊州乃暫借東吳的每七使人來此取討目今乃為是女婿故權且安身耳張松曰東吳目今據却六郡及八十一州民強國富由且自不知足耶龐統乃曰吾主乃漢朝皇叔及不能占據州郡其地皆漢之疆賊以霸道居之惟智者觀之則不平焉劉皇叔乃曰二公休言玄德有何思德敢望君是高位而想守是城池南面以視人乎張松乃曰不然書云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入之天下也但惟有德者能居之何况明公二乃漢室之宗親仁義克塞乎四海休道占據州郡便待立統而即帝位亦不為過耳玄德拱手惶恐謝曰如公所言吾何敢當之自此連留張松飲宴三日並不提起川中事張松辭去於十里長亭設宴送行玄德奉酒與張松曰甚荷大夫不棄肯留三日今日相別不知何日再聽教也潛然淚下張松亦下淚自思劉玄德有堯舜之風安可舍之不如

說及西川乃曰松欲朝暮趨侍下皇叔恨未有便松觀荊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非久戀之地玄德曰固知如此未有安遠之所可容身也松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民殷國富地靈人傑帶甲十萬智謀名士又慕皇叔之德若舉荊州之衆驅西川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玄德曰備安敢當此劉璋州帝室之冑恩澤久布干蜀中豈他人而動搖乎松曰其非賣國求榮璋雖有益州稟性懦弱曹操欺君罔上終為漢國大禍明公先取西川為本後圖漢中次取中原匡正天下於萬世可也况張魯在北將欲動兵人心離散明公不卻此願松當盡天馬之勞為內應玄德曰深蒙大夫指教奈備實與季主同宗若相攻伐恐天下唾罵松曰明公知天特人事若以人事而肯天時恐日月逝矣大丈夫處世當努力建功今若乘時不取必被他人所取那時悔之晚矣備曰蜀道崎嶇千山萬水車不得方軌馬不得連進雖欲取之用何良計松於袖中取出地圖與玄德曰獻此圖上報明公知遇之恩但觀此圖一日便知蜀中之道矣玄德累展視之上面盡寫地理行程遠近濶狹山川險要府庫錢糧俱載明白松又曰明公可速為之松有心腹契友法正孟達二人必能相助明公一到可以心事共議玄德謝曰青山不著綠水長存他日相



期必當重報松曰某遇仁義之主不泐不盡情也玄德謝曰備安敢當此言孔明  
士元俱拜送于長亭各辭而別松回西川見友人法正陳說曹操輕慢賢士已將  
益州許皇叔矣正曰此心正合吾意即與孟達曰吾將益州獻與玄德三人撫掌  
大笑松曰吾薦二公為使可往荆州二人應允次日張松見劉璋曰操為漢賊  
篡天下不可與言也璋曰似此若何松曰某有一計使張魯曹操不可輕犯西川  
璋問如何松曰見居荆州皇叔與主公同宗加之仁慈有長者之風曹見影而膽  
碎何況張魯乎主公何不遣使賚書以結好使之為外援足可以拒曹操張魯為  
中可安璋曰吾有此心久矣誰可為使松曰法正可去璋即脩書令法正為使先  
通情好次遣孟達送精兵數千合玄德守德正商議間有主簿王權叫曰主公若  
聽張松之言則西川必屬他人

龍統猷計取西川

璋問權曰吾結好玄德為一家以拒張魯汝何出此言權曰素知玄德久矣寬以  
待衆柔能克剛英雄莫敵曹操况有寒心其餘何足論也遠得士心近得民望諸  
葛智謀關張英勇黃忠趙雲魏延為羽翼若召到蜀而備安肯伏下若以客禮待  
之則一國不容二主若聽某言則蜀有泰山之安若不聽則上公有壘邪之危矣  
張松昨從荆州過必先與劉備同謀可先斬張松後絕劉備則西蜀之萬幸也璋  
曰若不結好劉備則曹操張魯何以担之權曰不關閉境絕塞深溝高壘以待時  
璋曰賊兵犯境有燒眉之急若待時清此慢計也竟不從兩法正便行又從事官  
王累攔住又諫曰主公若听張松之言則是自取其禍也璋曰不然若結好劉備  
實欲拒張魯也眾曰張魯犯界乃廢跡之患劉備是心腹之疾况劉備為人梟雄  
先事曹公便思謀害後事吳侯使奪荆州心術如此安可同處乎今若忍之西蜀  
必亡矣璋叱曰劉玄德是我宗兄安肯奪我基業也便教扶二人出遂令法正便  
行後人有詩云曰

四海鯨吞百戰秋

堪嘆季玉少机謀

當時若听黃權諫

安許西川不屬劉

法正離益州到荆州來見玄德亦負畢呈上劉璋書玄德拆封觀其書云

燕弟劉璋再拜致于宗兄將軍麾下璋久服德譽蜀道崎嶇未及賚貢甚切皇  
帝茲因張魯在北妄自尊大剛強無狀早晚與兵侵犯境界璋力微矣少甚不



自安謹奉尺書以干鈞听伏望以手足為重宗族為念即日與師勦滅強寇慰我雲霓之望可也書不及言專候車騎

玄德歎書大喜設宴相待法正玄德遂上屏退左右與法正曰久聞孝直大名日前張別駕多談盛德今獲听教足慰平生法正謝曰蜀中小吏何足為道蓋聞馬逢伯樂而嘶人逢知己而死張別駕昔日之言將軍伏有意乎玄德曰蜀中豐腴之地非不敵之奈何刘璋與我同宗甚不忍為法正曰益州天府之國非治亂之主不可居也今刘季玉不能任資立事懦而無勇柔而太弱此業不久已屬荆人矣今天以資將軍此會休失豈不聞逐兔先泐之語乎將軍欲為之其當効死玄德謝曰倘天助實出公之所賜也暫請少歇畧容商議當日席散孔明親送法正歸館舍玄德尚自沉吟不決龐統不退長笑而言曰事有不決以惑其心者愚人之見也主公仁智高明何太惑也玄德問曰以公之言當伏何如統曰荆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上沃財富誠泐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幸有張松法正以為內助此天賜也何必疑哉其故笑之玄德曰今止此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詐吾以忠每與曹操反事乃

可成矣今以小利而失信義于天下吾因此不忍為也後史官有詩讚云

累勸吳兵意已深

誰知玄德尚沉吟

不因小利忘仁義

便是當年亮舜心

統曰主公雖存仁信奈當今離亂之時皆用兵爭強之事豈得每施仁義于人宜從叔交之術且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吳賊絕報之以義封以大国何有於信若今日不取終被他人取之反不美也今主用權交以泐天下用仁義以守之請主公熟思之玄德拱手謝曰先生之言當盟肺腑於是遂請孔明共議起兵西行孔明曰荆州重地必須泐人以守之玄德曰吾與龐士元黃忠魏延前去軍師與關雲長張翼漢趙子龍并守之分撥已了次日孔明穩守荆州雲長守襄陽要路當青泥隘口張飛領四部壘雲屯江陵鎮公安玄德領黃忠為前部魏延為後軍玄德自與刘封關平在中領馬步兵五萬起程臨發廖化領軍來降玄德交廖化輔助雲長拒曹操自引兵望西川進發行不數里孟達接着拜見玄德說益州刘璋令某將兵數千前來相迎玄德使人入益州先報刘璋知璋發文書告報沿途州郡供給錢糧動以萬計自出涪城親接玄德即下令準備車乘帳幔



旌旗鎧甲主簿黃權充入諫曰主公此去必被玄德所害也其食祿多年不忍主  
公中他人之奸計望乞三思張松曰王權疎諫宗族之彖縱長蛇盜之威實無益  
于主公望不可听璋大喝權曰吾意已決汝何逆之權頓首叩頭流血蒲面進前  
口啣劉璋衣襟以諫璋大怒奪衣而起權不退拒當門二齒璋喝左右推出黃權  
大哭而歸劉璋臨行忽命元人李恢又諫璋不听恢見諫不從自割斷繩索撞死  
璋交取所諫書來看云

益州從事臣廣陵王累泣血上疏曰昔唐堯立敢諫之木夏禹立誹謗之鼓食  
苦口之味納忠諫之言是以傳國長久皆由能用言所致也今主公雄據益州  
得之不易正當米納忠言保傳末遠可也何乃听信讒言輕往涪城會迎劉備  
臣意劉備梟雄必生異心往古可鑒昔楚懷王會盟于武關不聽屈原之言困  
于秦邦吳王差約會于黃池不納子胥之諫終于越國臣因車駕啟行冒死直  
諫乞念創業艱難守成不易深鑒往事之非拒絕劉備之約則蜀中老幼萬幸  
也主公之基業萬幸耶否則寧死不辱以事二主也惟垂察焉

劉璋者卑大怒曰吾與仁者之人相會如親芝蘭汝何故欺辱於我主果見劉璋

不聽其諫大叫惜哉乃割斷其索自撞于地而死後史官有詩嘆云

自古忠臣多喪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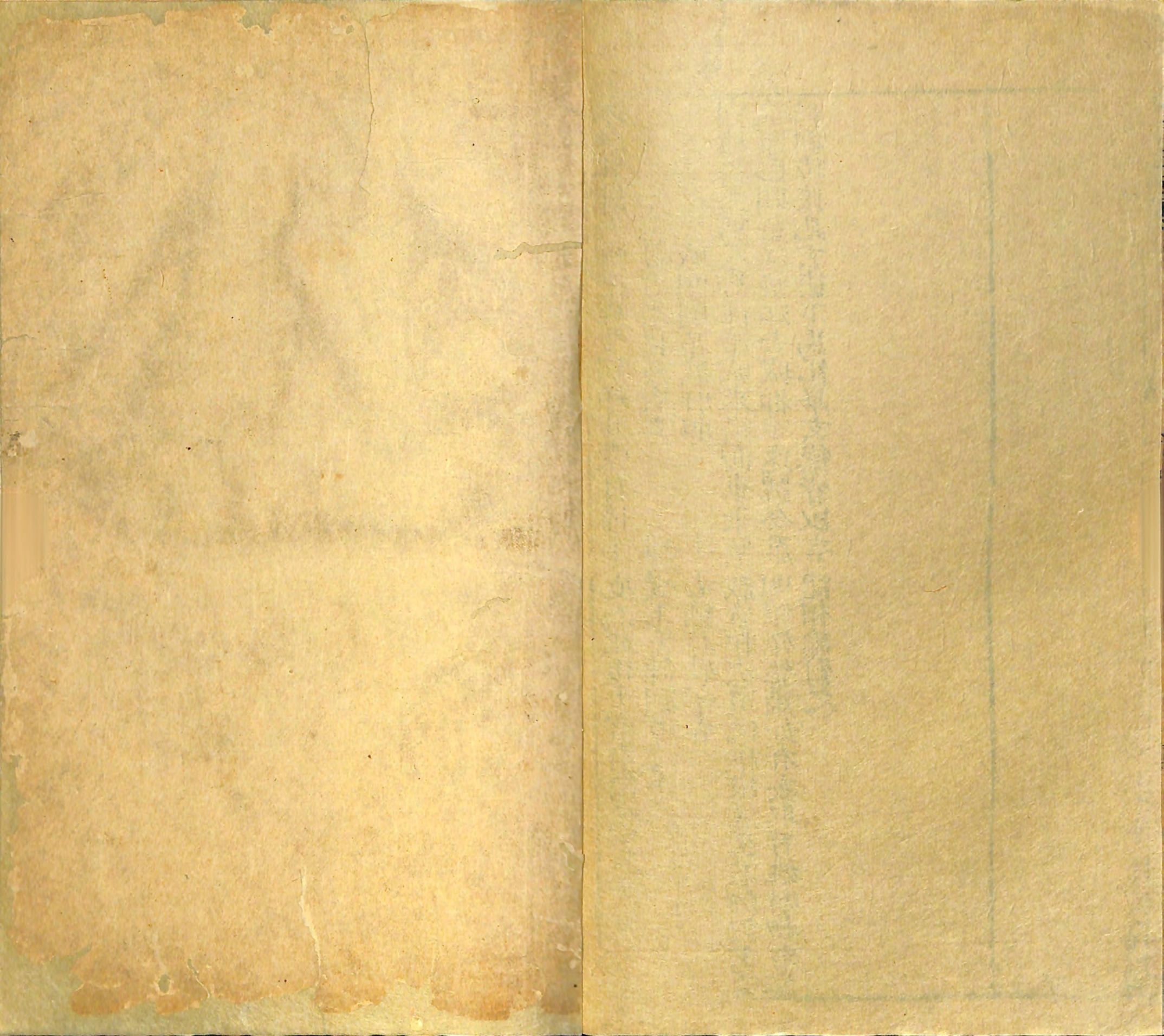
堪嘆王東諫劉璋

城門倒吊披肝胆

千古猶存姓字香

劉璋將三萬人馬往涪城來後面車乘裝載資糧夾道供帳雄麗至甚却說玄德  
前軍已到墊江墊江去城都不遠號令嚴明軍旅整肅如有妄取百姓財物者立  
斬劉璋接見玄德下馬礼畢玄德皆以言語相諭慰之







6  
3  
4  
28  
Y



